復次舍利子諸有病者於蘇弇所命
敗分時諸病除愈安隱快樂得無疾
報如是滿閻浮提洲諸有病者皆悉
除愈安隱快樂得無疾報
尒時閻浮提洲諸有情類若男若女
童子童女咸發是言　如我惟忖今食
蘇弇疾病除愈安隱快樂我等應當
覲近供養一時集會詣蘇弇所衆共
圍繞說伽陀曰
能於我等作歸救　汝是醫王及良藥
我等今時何所為　願施供養無有恡
舍利子我於是時知此有情得安隱
已現大爍迦羅形住衆人前而作是
言我今不用王城國土郡邑聚落舍
宅財物金銀琉璃琸璖馬瑙珊瑚琥
珀諸妙珍寶象馬牛羊輦輿車乘男
子女人童子童女奴婢僕從飲食衣
服牀敷卧具湯藥資緣園林池沼如
是翫好悉不復用。我唯教汝當斷殺
生永不復作當斷偷盜永不復作當
斷邪欲永不不復作當斷妄語永不復
作當斷兩舌永不不復作當斷綺語永
不復作以要言之當斷惡口貪瞋邪

見永不復作時彼大爍迦羅系
等說伽陀曰

多俱胝數諸財寶　分量猶如須彌山
飲食衣服妙天女　如是等施皆不用
汝若作是諸供養　不如脩習十善道
各各共起慈悲心　於一切時常守護
菩薩不樂於財利　唯能護持十善業
汝等若能共脩行　我說此名真供養
飲食衣服及卧具　象馬車乘諸珍寶
如是乃至妙天女　一切我今皆不受
汝今聽我誠實語　應脩清淨十善道
互相發起慈悲心　於一切處常守護
若能攝受如是法　十善業道常清淨
說是伽陀已告舍利子言我於彼時
於大衆中宣說法要清淨無雜示教利
喜說是法已隱身不現時閻浮提洲
男子女人童男童女食蘇斗者乃至
命終無有一人墮於惡趣一時皆得生
於三十三天於妙衆中受諸快樂舍
利子彼諸人衆生彼天中聞是法已
示教利喜於彼三乘得決定解所謂
聲聞乘緣覺乘無上一切智乘於彼
天中或復當入涅盤未入涅盤現入
涅盤佛言舍利子汝觀菩薩摩訶薩

聲聞乘緣覺乘無上一切智乘於彼
天中或復當入涅盤未入涅盤現入

涅盤佛言舍利子汝觀菩薩摩訶薩
安住法身云何名爲得大神通具大

威德名稱普聞我於彼時唯我一人
能捨身命成熟一切有情三乘涅盤
如是言已尊者舍利子白佛言世尊
云何名爲菩薩摩訶薩具足法身佛
言舍利子菩薩摩訶薩法身堅固猶
如金剛無破壞相殊妙真實不生不
滅又復法身爲度有情不惜軀命以
是緣故火不能燒物不能壞又復堅
固猶如金剛無破壞相舍利子菩薩
摩訶薩行不退轉精進波羅蜜多行
時如是安住具足法身成熟有情不
惜軀命亦無言說分別徧計又知此
身猶如虛空離種種相身離相故隨
能入解一切諸法離種種相由離相故
亦不分別是身是法若於相中身
既離相於一切法亦復如是若能自
身離一種相即能入解一切有情身離
相故一切有情身離相故即能入解
法界離相法界離相故於一切法離
相應如是學乃至極微細法皆不可
得由彼自身真如即能隨解一切有

情身真如由彼一切有情身真如即

相應如是學乃至極微細法皆不可
得由彼自身眞如即能隨解一切有
情身眞如由彼一切有情身眞如即
能隨解自身眞如由自身眞如即能
隨解一切法眞如由一切法眞如即
能隨解自身眞如由自身眞如亦能
通解一切佛眞如由一切佛眞如即能
通解自身眞如由自身眞如亦能隨解
過去未來現在眞如由過去未來現
在眞如即能隨解自身眞如又過去
眞如與未來眞如而無相違過去眞
如與現在眞如亦無相違現在眞如
與過去眞如亦無相違未來眞如與過
去眞如亦無相違又過去眞如與未
來眞如而無相違未來眞如與現在
眞如亦無相違現在眞如與未來眞
如而無相違未來眞如與現在眞如
亦無相違由現在眞如與過去眞如
而無相違由過去眞如與現在眞如
亦無相違又過去眞如與未來現在
眞如亦復如是又彼蘊處界眞如此蘊
處界眞如彼染淨眞如此染淨眞如彼
涅槃輪回眞如此涅槃輪回眞如彼行眞如
此行眞如一切行眞如亦復如是
復次舍利子如所說故無別異故非
[illegible]故非影像故乃至眞如無少分

此行眞如一切行眞如亦復如是
復次舍利子如所說故無別異故非
故非影像故乃至眞如無少分
相何以故眞如無相彼說即如來相
如是攝受因果眞如彼說亦如來相
彼菩薩見如是諸相無所造作即如
來相見非違諍一切色相彼無所動
即如來相非眞如智於如來身何可
觀察於如來身平等觀察即自身
平等由自身平等觀察即一切身非
身平等由一切身非身平等觀察
即於是身而能觀察是故了知一切
身相皆緣生故於此知已身法決定
不可破壞於諸法身亦復如是彼得
如是法身而能了別非蘊處界於諸
有情見聞覺知乃可化度作諸義利
舍利子譬如活命醫王積集和合諸
大良藥施衆病者造作童女色相殊
妙猶如最上淸淨池沼具足莊嚴極
妙安住時非時分行住坐卧復能作
彼勝妙事業復於是時最上最勝大
種豪族長者居士皆來見彼造藥童
女時活命醫王普能施與如是觸已
諸有病者快樂輕安得無病惱舍利
子應知唯一活命醫王能令有情疾
病除愈餘諸醫師不能有故舍利子

諸有病者快樂輕安得無病惱舍利
子應知唯一法命醫王能令有情疾
病除愈餘諸醫師不能有故舍利子
了知法身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乃
至有情男子女人童男童女爲貪瞋
癡之所燒煮於彼有情身遍觸已是
諸疾病皆悉除愈而得遠離一切熱
惱如是菩薩往昔願力得清淨故
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不爲資身
財物飲食等事然於法身一切取捨
無不通達而或憐愍有情攝受飲食於
其身命亦不弃捨於法身力亦不取
捨亦不損減
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然於法身
無生無滅由能示現有生滅故又能
成熟有情於諸行法了知生滅又知諸
法亦無合集生處滅處悉皆了知於彼
法身法食法力常依止法心無所表是
名往昔願力成熟有情不退轉精進
波羅蜜多
尒時世尊重明此義說伽陁曰
今乃得成金剛身　不壞不散佛知故
刀不能傷火不焚　度有情時豈超越
度脫有情猛火害　若獲最上清涼藥
如是有情智覺已　復如得食諸飲漿
乃至法界無分別　唯一法身無餘身

度脫有情獄火害　若獲最上清淨樂
如是有情智覺已　復如得食諸飲饌

乃至法界無分別　唯一法身無餘身
無人無我無儒童　了達諸法緣生故
觀察如能行苦行　息滅緣故斷苦行
色蘊非堅水上泡　受蘊如同於聚沫
想如渴愛炎時現　觀行芭蕉中不實
復如幻化諸伎藝　種種剎那俱離相
諸有智者所施願　了識造作不堅實
所生資具如電光　亦如高山流瀑水
財欲又復同影像　迅速猛於弓箭勢
了知變易若浮雲　諸有智者無所樂
不於三界天人所　受用飲食諸妙樂
後墮地獄極苦中　見已不樂於天趣
彼無依止如傍類　是人依止離生死
菩薩當獲大法身　設復成壞無生滅

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不退轉精進波羅蜜多行時當如是學世間諸不善法皆悉充滿彼對治法亦復如是而不了知　如世有情具三大病謂貪大病瞋大病癡大病皆不了知彼諸有情三種大病三大良藥亦復不知何等為三貪大病者以不淨觀為大良藥瞋大病者以慈悲觀為大良藥癡大病者以緣起觀為大良藥皆不了知設有醫王醫餘疾病雖暫

爲大良藥療瞋大病者以慈悲觀爲大
良藥療癡大病者以緣起觀爲大良藥
皆不了知設有醫王醫餘疾病雖暫
除愈而非究竟於一切病不能除愈
諸有智者不應如是隨順脩學於佛
世尊所對治法應當脩學爲大醫王
通達一切無上善法令諸疾病淨盡
除愈是爲究竟於餘世間所習醫王
乃至少分不應隨學應當積集擣篩
和合最上法藥若聞聲已彼貪大病
彼瞋大病彼癡大病皆悉除愈舍利
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行不退轉精進
波羅蜜多行時如是積集擣篩和合
大法良藥彼諸聲聞緣覺悉不能有
唯如來無上應供正等正覺爲大醫
王集諸善根擣篩和合爲大法藥吹
大法螺出深妙聲普徧三千大千世
界使得聞知能令無量無邊百千俱
胝那庾多矜羯羅以要言之乃至不
可說不可說諸有情類此貪瞋癡三
種大病皆悉除愈舍利子譬如雪山
林中有大藥樹王名離諸毒能令百
庾繕那所住有情聞彼香者悉除諸
毒舍利子以彼諸毒大藥樹王塗之
螺鼓吹擊其聲若諸有情設有聞聲

藥毒氣毒及一切毒聞是聲已悉除

毒舍利子[illegible]諸毒大藥樹王塗之
螺鼓吹擊其聲若諸有情設有[illegible]毒
藥毒氣毒及一切毒聞是聲已悉除

諸毒舍利子此離諸毒大藥樹王一
切醫師悉不能知唯活命醫王獨能
知解舍利子於菩薩摩訶薩大正法
藥而能積集擣篩和合聲聞緣覺亦
不能有唯如來能有是故通達一切
善法為大醫王能令一切有情諸病
除愈於此法藥而能積集擣篩和合
吹大法螺出深妙聲普遍三千大千
世界使得聞知能令無量無邊百千
俱胝那庾多矜羯羅以要言之乃至不
可說不可說諸有情類聞是聲已彼
貪瞋癡皆悉除滅云何菩薩摩訶薩
積集法財於何等處而為施用若菩
薩摩訶薩施用法財唯於菩薩藏正
法而為積集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
不退轉精進波羅蜜多行時於菩薩
藏正法受持讀誦解說其義若自書
若使人書乃至廣為人說應如是學
復次舍利子乃往過去如是展轉廣
大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於彼時分有
佛名蓮花超勝如來多陀阿伽度阿
羅訶三藐三佛陀彼佛有八十俱胝

大聲聞衆俱來集會皆阿羅漢諸漏

薩摩訶薩[illegible]
法而為積集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
不退轉精進波羅蜜多行時於菩薩
藏正法受持讀誦解說其義若自書
若使人書乃至廣為人說應如是學
復次舍利子乃往過去如是展轉廣
大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於彼時分有
佛名蓮花超勝如來多陀阿伽度阿
羅訶三藐三佛陀彼佛有八十俱胝

大聲聞衆俱來集會皆阿羅漢諸漏
已盡無復煩惱心得自在到於彼岸
彼佛壽量具八萬歲正法住世具五
百歲像法亦尒彼蓮花超勝如來般
涅盤後所有舍利如我滅後等無有
異舍利子時蓮花超勝如來般涅盤
已於百歲後有一菩薩從他方沒來
生王家尒時為母發如是言我今何
緣於此非法種族中生我今亦依彼
正法行而修行之由是緣故名正法行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第三十